



大观

丛书

文苑英华
博采雅集

邝海炎 著

快刀文章可下酒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快刀文章可下酒

邝海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快刀文章可下酒 / 邝海炎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08-4426-3

I. ①快… II. ①邝…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6191号

快刀文章可下酒

作 者	邝海炎
丛书策划	李黎明
责任编辑	李黎明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426-3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博采雅集，文苑英华 ——《大观丛书》缘起

作为知识的一种载体，延续千年之久的印刷图书正面临挑战，甚至有夕阳之忧，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疏远纸书。然而，我们相信，纸书是不会消亡的，精品总会留下来。当前出版界看似繁荣，却多为低质量重复，好书仍然缺乏，原创的有分量的作品更少。因此，我们逆流而上，披沙拣金，竭诚出版优质图书，为读书人提供一种选择，遂有此《大观丛书》。

这是一套开放式丛书，于作者和作品不拘一格。

作者可以是作家、学者、撰稿人、读书人，可以是名家，也可以是名不见经传者，尤其欢迎跨界写作者。但求文字流畅，无学术腔，拒绝无病呻吟，表达必须精彩。

体裁以随笔为主，不拘泥于题材和内容，包罗文学、历史、思想、艺术……可以观自我，观有情，观世界；只要有内涵，有见地，言之有物，举凡优秀之作，皆文苑英华，即博采雅集。清人周中孚《郑堂札记》云：“博采群书，洋洋乎大观哉！”

冀望这套丛书，能给读者提供新知识、新思想，以及看问题的新角度，惟愿您在愉快的阅读中，得到新的收获。王羲之《兰亭集序》称颂的境界，也是我们的追求：“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亲爱的读者，期待您与这套丛书相遇！

本书作者

邝海炎，1982年生，湖南郴州人。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供职于南方都市报评论部，在多家媒体开有专栏。吃货一枚，性喜宋儒格物之法，文章独尊周氏兄弟。

目 录

- 001 李文凯序：孤独者上路
005 自序：互联网时代的“纸书遗民”

第一辑 千古文章有孤愤

- 012 “鲁迅风”的传统渊源
021 “掉书袋”与周作人文章的“涩味”
046 巫风楚雨再招魂
052 “冒蓝火”的陈丹青
060 文学“性描写”琅琊榜
073 左手冯唐，右手余秀华
079 冬季在广州看梵高
086 《红楼梦》的“正典效应”
090 初读萧红
094 无法调教的“性感”

第二辑 读史早知今日事

- 100 茅海建的“玄铁剑”
- 104 清季北京难吃到活鱼吗？
- 107 周辅成何时知道陈寅恪研究柳如是？
- 110 证史与释史
- 112 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
- 121 从“黄仁宇旋风”到“李开元公式”
- 127 “一般的道德”，不一般的抵抗
- 130 成也族群，忧也族群
- 133 俄国知识分子的“罪”与“罚”
- 142 希腊人的头脑与罗马人的胸膛
- 150 雄霸的马幼垣
- 154 富人信教为哪般？
- 156 舌尖上的权贵
- 159 给“小清新”的民国降降温

第三辑 自由共道文人笔

- 164 明星与名人的“骂人”魅惑
- 167 保健品忽悠的社会心理密码
- 172 需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历史专业吗？
- 178 如何有格调地反对别人吃狗肉？
- 185 “文艺男”与“理工男”之争

188	“美女落葬师”与拿来主义
191	当“到此一游”遭遇“记忆的诅咒”
194	给“怀旧的环保主义”看看病
197	转基因争论困局中的信任问题
200	自由与闲暇

第四辑 吾侪所学关天意

208	张小龙比马云更具“产品哲学家”气质
219	“跑步瘦身”风潮与“身体自治”的悖谬
226	中国“绿色—科学话语”的兴起
230	规劝与反噬：粉丝文化省思
236	网络表情与世界的“萌化”
242	“丑星”的现代兴起
249	中国“男神”：从高仓健到“池海东”
254	“钱钟书式记忆”还有用吗？
257	私密关系与纸书的未来

附 录

261	缘分之书 100 部
326	后记

孤独者上路

李文凯

海炎邀我为他的文集写序，我顿感压力。作为天生就是要说话发言的评论部评论员，既然无法将满腹热情与锦绣付诸公共表达，那可以想象，他会有多少时间用来阅读和思考。我离开文字工作已经多年，对于如此积累而成的作品，还能有什么指点评价呢？

那就先来说说我所认识的邝海炎吧。初相识时，我们都唤他作“矿工”，具体缘由并不可考，海炎也并没有一副白牙黑脸兼筋骨体格。但反正码字为生者，也无异于在矿井里摸黑卖力。倒是后来，大家风流云散，邝海炎却依然还能守住一方书桌，常有数昼夜狂读的纪录。尽管已经不再在报章上看他署名“狂飞”的专栏，但朋友圈里总是会被他寥寥数语的犀利文字所吸引。渐渐地，“矿工”的称谓变成了“邝公”——他的博闻与笔力不仅让他自得，也为我们这些朋友所喜。

海炎是历史系科班出身，他对于历史有着天然的喜爱。关于这段情结，在他《需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历史专业吗？》一文中有很有趣的自陈。同时他又对公共言说抱有热望。这让我想起基佐的一段话：

“哲学学派的优点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承认权利的原则，并将之作为判断事实的不可更改的法则。其错误在于它对事实的认识是微不足道的、不完全的和轻率的；在于它不承认事实所拥有的不可分割的力量以及它们永远具有的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历史学派对事实的了解更多一些，也能够更加平等地来认识它们的起因和结果，对其元素的分析更可靠，对某种权利的认识更准确，以及对可行性改革的估价更公正。但总的来说它缺乏固定的原则，它的判断变动不已；因此它几乎总是不愿下结论，从未能满足人的愿望。相反，哲学学派冒着误入歧途的危险，在这方面总是引人注目。”

这个论断，对于我自己是相当有解剖力的。但以我所接触过的师友而论，却又相当不确。事实上，我以为对于当下中国的现状最有解释力、最有评价原则、最敢于下结论的，往往就是有着深厚历史功底的学者，如秦晖、朱学勤。抑或这是因为他们作为历史学家而又愿意面对中国的现状问题并面向公众发言？海炎的路子，大抵也是如此。因而读者可以在这本集子里读到论证绵密的《“鲁迅风”的传统渊源》、《“掉书袋”与周作人文章的“涩味”》，也能感受到手起刀落大快朵颐的《自由与闲暇》、《“丑星”的现代兴起》。

海炎与我同事之前，是在天涯网站。在那个 BBS 最能抒怀议事的年代，天涯的经历也是他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使得他下笔行文，常能带有草根的视野与互联网精神。前者，使得他相信启蒙但也质疑启蒙的姿态；后者，更令他深谙互联互通的传播价值。这些要素，在他的这本集子里比比皆是，这是他后浪推前浪，比之其前辈而能行之更远的一条线索。

记得他曾经论说，电子书必定将会在简单的阅读功能之外，

衍生出诸多模拟纸质书特质的功能来，例如墨香，例如摩擦感。这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2015年我离开报社东去杭州，将满书柜的藏书悉数赠人。如今的这部书稿，也是我用手机断断续续看完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难得的重温。时间过去得并不久远，那时候我们还可以欢呼“不再孤独的喧嚣”；现今四周依然“喧嚣”，却不再“不再孤独”。

按说好的文字总是稀缺的，但似乎好的文字并不再被那么需要。这也许是因为注意力经济使然，也许是因为娱乐化文本使然。但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一点，文字，作为内容的载体，不再唯一，不再垄断，甚至不再有优势。自古文以载道成为传统，但作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文与道之间发生过多次的分离，对于国人来说，书法成为艺术是一次。书法不再与载道之文构成灵肉之合，而是在现代书写技术的发展之下，渐渐变成少数人掌握的技能与小众能够欣赏的对象。

如今，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字更被淹没。因为表达内容、表达一种态度和意向，影像明显更具有张力。连微信沟通都懒得打字了，直接语音过去了事，这是便捷性选择；以“逻辑思维”为代表的说书节目乃至说书软件大行其道，这是生活场景的变化；视频随处可见、电影市场火爆、美剧甚至可以成为“21世纪的长篇小说”（陈丹青语），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表达形式的行业变迁。

是不是可以大胆地推测：就像书法从知识人的基本功演变为少数人掌握的艺术技能，“好的文章文字”也将如此。那些精巧的遣词造句、修辞比赋、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大众一定还能见到，但未必都能通晓了。

在一片喧嚣中，还愿呕沥心血化为墨痕的，注定要成为孤独

者。我们并不需要急于去证明时代与自己的关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个体审美观对人生的设定。春花秋月、佳人胜景，是一重审美；求知论道，逻辑严密，也是一重审美；自我坚持，正大光明，还是一重审美。

就像海炎在集子最后留给读者的一个小惊喜，对 100 部书做了阅读推荐。那些精短可观的文字，令我一见如故、摩挲难舍。他的努力，证明了孤独者终究要独自上路；我的品叹，说明了孤独者一定会相逢。

互联网时代的“纸书遗民”

高一时，我特崇拜李敖，心想如果以后自己出书了，序也要像他一样写得“浓缩”、“奔放”、“像广告词”、“敲锣打鼓又放鞭炮”。所以，在酝酿“自序”时，我本来是要高调标榜“萨德式写作”——

“读书人本该是社会的‘牛虻’，可历来坟场多谀墓，文场多屁精，邝公的批评就是要杀杀这股歪风，他追求盐酸一样的溶解力、镭一样的放射力，他是要把词语的钢筋拉直、把文本的银器擦亮、把魑魅魍魉放倒后吹着口哨离开。

“有人认为我语言过火，这不就是我一直宣称的‘萨德式写作’吗？在网络时代，冷静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用闪电般的语言去劈、去爆破，把愚蠢者和邪恶者打得哇哇叫，打得落花流水，善良的人才会倍受鼓舞，坚持善念和善行；愚蠢和邪恶的人才会因为敬畏收起蠢言和恶念，谨言慎行起来。”

可当黎明兄告知我，一些言论比较激烈的文章要拿掉时，我有些傻眼了，书名《快刀文章可下酒》，最痛快的几篇拿掉，还有什么劲？

但我回头想了想，觉得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印刷书与网络文章不一样。且不说名誉权的问题，有些网文恨不得用“道德炸药”在别人身上炸个窟窿出来，不正是我自己厌恶的“道德

控”吗？当年邵洵美被鲁迅恶骂多冤枉，我的道德感和看人眼光难道比鲁迅还强？论断公共事件时“真理在手”“口诛笔伐”的架势，不也正是我自己反感的“启蒙主义”立场吗？网络的“段子化时评”，不也正是我鄙视的吗？既如此，拿掉那些属于传达某种社会情绪的“浪漫批判”，而保留澄清某种社会规则的“理性批判”，不正好吗？

这么说来，本书是以“互联网时代的‘纸书遗民’”的姿态进行写作喽？美国传播学家沃尔特·翁认为，媒介对人的思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字出现之前，人们用口语交流，口语文化的特点是——注重与他人的交往互动、顾及人情味和情境的共鸣。而文字的产生，则把认识对象分开，并由此确定“客观性”条件，使得人类可以用精细的、或多或少科学的抽象范畴来管理知识。小说要求对细节精细化的描写，因此，现代小说是印刷术兴起后的结果。与此相应，印刷时代推崇的文学风格是典雅、精致、凝练，而不像时下网文这样口水化。

老实说，我对“印刷时代的书写美学”确实更有好感。时下不少专栏作家的文章网上读还不错，一旦印刷出书，就不忍卒读，缺乏节制、意境和韵味。以我自己的文章为例，《过于聪明的吴晓波》这类文章写得快意，网络转发也多，打印下来读，总感觉粗鄙不文。而像《“鲁迅风”的传统渊源》、《“掉书袋”与周作人文章的“涩味”》，尽管网络转发少，但打印后读来却津津有味。麦克卢汉说，每一种技术都延伸或增强了用户的某一器官或功能。但因为敏感性是守恒的，“所以当某一区域的体验增强或加剧时，另一区域的体验将减弱或失去知觉。”互联网时代的“屏阅读”鼓励我们蜻蜓点水般地从多种信息来源中广泛采集碎片化的信息，其伦理规范就是工业主义，这是一套速度至上、效率至上的伦理，

也是一套产量最大化、消费最大化的伦理。久而久之，我们变得对扫描和略读越来越得心应手，但是，我们正在丧失的却是“纸阅读”时代的专注能力、沉思能力和反省能力。

但反过来想，我对“印刷时代的书写美学”的坚持受到冷落，不正应了文凯的描述：“按说好的文字总是稀缺的，但似乎好的文字并不再被那么需要。这也许是因为注意力经济使然，也许是因为娱乐化文本使然。”文凯还大胆地推测：“就像书法从知识人的基本功演变为少数人掌握的艺术技能，‘好的文章文字’也将如此。那些精巧的遣词造句、修辞比赋、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大众一定还能见到，但未必都能通晓了。在一片喧嚣中，还愿呕沥心血化为墨痕的，注定要成为孤独者。”这一观察让我确实有些尴尬，乃至沮丧。

对文章的经营真的会跟书法一样落寞为“艺术技能”吗？我想寻找一个抗辩的理由。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书写文化”后，还提出了“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也就是到了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兴起的时候，移情的、参与的、贴近人生世界的口语就又回来了，只不过与“原生口语文化”相比，“次生口语文化”是经过书写文化洗礼的，因此已具有一定的理性内省特质，比如，电视剧类似于古代的说书，但电视剧也显然能承载更多的思想内涵。

正因为次生口语时代保留了书写时代的内省特质，也就同时保留了通过文字返回“原初之思”的“还乡冲动”。本雅明认为，艺术品的光韵来自即时即地的独一无二性，胡文辉兄反驳：“光韵来自消逝的心理时空，来自层累的文化包浆，来自投射的历史想象。”“试看中国古代的拓本刻本书，本也属复制技术的产物，但若跨越千古，那它们就可能变得独一无二，价值连城。”古籍的

魅力，只有时间能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古籍跟艺术品一样，是凝固的、上锁的时间经验，等待观者的“意识钥匙”来开启。

人为什么会怀恋老朋友？因为他们跟普洱茶一样能打开陈酲、暖润的回忆。余秋雨说，普洱核心秘密是“发酵”，“青春芳香的绿茶只能浅笑一年，老练一点的乌龙茶和红茶也只能挺立三年，反倒看似蓬头垢面的普洱越发光鲜，原来让人担心的不洁不净，经过微生物菌群多年的吞食、转化、分泌、释放，反而变成了大洁大净。”你看清代宫廷里库存的其他茶都化为尘土，唯有普洱筋骨疏朗，历久弥香。以前还见过一位经济学者质疑《资本论》：“为什么酒放酒窖里，你不对它做出什么劳动就会升值呢？”这都是发酵的秘密，也就是事物的“陈化”。所以，陈年老友跟这陈年普洱、陈年老酒类似，那是因为“最初感动”（没有世俗算计）在时间中发酵而变得弥足珍贵。

作为一种凝固“最初感动”、“原初之思”的符码，文字系统显然比普洱更复杂、更精细，因而更具有互联网产品不可替代的地方。图像语言对于文字语言的优势，复旦大学文学教授严锋曾有深刻揭示：“设想朱自清活在21世纪，有一天晚上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家边荷塘，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看到月光淡淡的，忍不住拿出锤子/粗粮/华强北手机，咔嚓一下发到朋友圈/微博：写了句‘今天的荷塘很美。’然后就木有了。文字木有了，《荷塘月色》木有了，散文木有了。技术就是这样把文学干掉的。”但《荷塘月色》写景太绕，其想象不如图片瓷实，才被秒杀。可有些文字却不容易被图片扼杀，比如《红楼梦》里凤姐向刘姥姥讲解茄鲞，“把才摘下来的茄子把皮去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

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文字就比图片更饕人。

图像语言只是传达视觉，味觉是传达不了，传达带心理描写的画面更蹩脚，比如，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写董小宛：“姬最爱月，每以身随升沉为去住。夏纳凉小苑，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半榻小几，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你若从动画图中看到一个美妇不停地在庭院换位置，不当她是神经病或思春才怪，哪会想到是“爱月”。

可见，对文章的经营还具有“存在论”意义，当他人因为读你的文章而打开了某个凝固的“美好过去的瞬间”，好文章就不只是审美愉悦，而是“存在”的召唤——是“最初感动”的再现，是“原初之思”的闪光，是同学粤得所说：“读了你的东西，感觉自己又活了一遍。”

可尽管有这个充足的理由来雕章琢句，我还是有些发怵。在黎明兄和文凯兄的双击下，不但“岂有文章觉天下”变得有些可笑，“只剩文字娱小我”也有点可怜了。

我不是一个技术悲观主义者，我对互联网这个神赐的礼物一直感激。《张小龙比马云更具“产品哲学家”气质》一文凝聚了我对互联网最真切的理解，“互联网产品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技术与人类共同进化；救平时间焦虑；身体与自然共融。从目前看，马云与他的阿里巴巴更像是互联网时代的‘罗马帝国’，他总是在‘挑起’（比起史玉柱那种掠夺性开发，练太极拳的马云还不算太过分）；而张小龙则像是‘希腊城邦’的修道者，他只是‘带出’。因此，后者更接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哲学，更靠近‘原初之思’，也就更具有‘产品哲学家’气质。”

有网友读后留言：“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更愿意生活在罗